



中国名人全传

# 狄仁杰全传

BIOGRAPHY OF DIRENJE  
Biography of Chinese Personage



常万生著

以德才大略助精图治  
御千秋伟业  
以疏浚图治融耀及臻  
开一代风气  
以崇高德垂范盖天下



长春出版社

中国名人全传

# 狄仁杰全传

常万生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中国名人全传  
常万生等 著

---

责任编辑：李凤畋 张 樱

封面设计：陈小牧

---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0  
字数：4100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0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1000 套

---

ISBN 7 - 80604 - 644 - 5/K·51

定价：384.00 元（全十六册）

# 目 录

引 言 断狱如神侃狄公	(1)
第一章 巡抚使出行	(2)
一、铜钱变土坯	(2)
二、歪脖树之谜	(7)
三、母子命丧新婚夜	(11)
第二章 坐堂彭泽	(17)
一、穿丧服的盗贼	(17)
二、子虚乌有金麒麟	(22)
三、引蛇出洞捕真凶	(26)
第三章 从道州到南平	(32)
一、隐形人现形	(32)
二、夜坟场上的蒙面人	(37)
三、犯夜人被刺于南街	(42)
第四章 巧探实情	(47)
一、“凶宅”里被肢解的女尸	(47)
二、枯井与疯女	(52)
三、一副棺材两具尸体	(58)
第五章 智辨真凶	(65)
一、多情女死于屠夫刀下	(65)

二、一团黄泥断万两白银 .....	(70)
三、染血的刀鞘 .....	(74)
<b>第六章 攻其无备 .....</b>	<b>(79)</b>
一、女佣失踪之谜 .....	(79)
二、大乳女风流案 .....	(84)
三、匿名信和赦罪书 .....	(89)
四、被毁容的无主尸 .....	(93)
<b>第七章 敲山震虎 .....</b>	<b>(99)</b>
一、“悦来”店主雨夜被杀 .....	(99)
二、兵营中的谋杀 .....	(103)
三、以严待懈 .....	(108)
<b>第八章 激浊扬清 .....</b>	<b>(112)</b>
一、拂晓的大火和死者喉上的钢针 .....	(112)
二、乳下黑痣 .....	(117)
三、鹅归原主 .....	(122)
<b>第九章 寺庙不平静 .....</b>	<b>(126)</b>
一、带血的袈裟和枯井里的女尸 .....	(126)
二、花和尚淫污求子堂 .....	(131)
三、遗落在僧房的花钗 .....	(136)
四、藏在地穴中的妇人 .....	(142)
五、铁佛寺捉妖 .....	(147)
<b>第十章 实证重于山 .....</b>	<b>(152)</b>
一、洞房闯进不速之客 .....	(152)
二、出租妻子引发的命案 .....	(157)
三、夤夜，狗咬自家人 .....	(162)

四、色狼在逍遥谷出没·····	(168)
<b>第十一章 奸情无情</b> ·····	(174)
一、两个失踪的少妇·····	(174)
二、被拐走的淫女·····	(179)
三、是谁杀死了于氏·····	(184)
四、以假求真擒奸夫·····	(189)
<b>第十二章 捉鬼缉盗</b> ·····	(194)
一、鬼店盗影·····	(194)
二、一匣黄金在上虞江上丢失·····	(200)
三、假僧人现形记·····	(205)
四、审碑捕贼·····	(210)
<b>第十三章 申冤辩诬</b> ·····	(215)
一、一字断案·····	(215)
二、染血的幽会·····	(220)
三、老夫壮妻引出的纠纷·····	(225)
四、“意中人”深夜来访·····	(232)
<b>第十四章 心理攻坚</b> ·····	(237)
一、草棍测谎·····	(237)
二、贞节碑后乱伦案·····	(241)
三、老少寡妇上公堂·····	(246)
<b>第十五章 腐尸探秘</b> ·····	(253)
一、荒野冤魂·····	(253)
二、她在押送中死去·····	(258)
三、鼠药、蔗糖和一具男尸·····	(262)

<b>第十六章 推断如神</b> .....	(269)
一、夜半鬼叫 .....	(269)
二、择婿招来杀身祸 .....	(274)
三、男人不在家 .....	(280)
四、强盗·老姬·私生子 .....	(285)
<b>第十七章 明察秋毫</b> .....	(291)
一、黄金在内裤中丢失 .....	(291)
二、甘愿被处死的人 .....	(296)
三、假强盗引出真骗贼 .....	(302)
<b>尾 声 身正是非清</b> .....	(308)

## 引言 断狱如神侃狄公

有唐一代，人才辈出。既有能征善战的武将，又有满腹经纶的文臣，至于骚人墨客，能工巧匠，更是不可计数。他们布列朝野，灿若群星，为强盛一时的大唐王朝增添了不少声色。

著名宰相狄仁杰便是其中一位。他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生于并州太原，幼时勤奋好学，明经及第后授汴州参军，后又为并州都督府法曹。其前半生较为平淡，政绩多在高宗武后时期。具体说来，是在高宗仪凤元年（676年）他被任命为大理丞以后，这时，他已经四十七岁了。

不久，他又迁侍御史、度支郎中，加封朝散大夫。后出为宁州刺史，旋即入朝为冬官侍郎。他还当过江南道巡抚使、魏州刺史、复州刺史，还在江州彭泽县当过四年多的县令。武周圣历三年（700年）卒，赠文昌右相，谥号“文惠”。

狄仁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居官清正，仁而爱民，在兴复唐室中曾倾注心力，特别是他精于律令，善于决断，仅在大理丞任上一年间，就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一差错。他主张法当有常，执法者应不徇私情，秉公而断。办案中，他常深入查访，故而有断狱如神之称。武则天很器重他，以“国老”称之。及至狄公长逝，武则天涕泣叹道：“朝堂空矣！”

狄公断狱既多，但正史所载却极有限。我们只能在以史为据的同时，借助某些野史传闻，进行一些勾勒和描摹。或许，你可以在这些不无趣味的片断里得窥一斑，于纷纭繁杂、曲直难辨的案例中，一睹这位中国古代名法官的风采……



# 第一章 巡抚使出行

## 一、铜钱变土坯

金秋八月，天高气爽。狄公率随员数人，一路南行。他们并非晓行夜宿，匆匆赶路，而是走走停停，每日仅行数十里，途经村舍更是放慢了速度，时或还与乡民闲谈一阵，或到民宅中看一看。狄公这样做，并非怠慢公务，寄情游乐，而是有意识地想了解一下江南的地理形貌，乡土人情。

使狄公很感兴趣的是江南民家几乎每家都备有大瓮。这大瓮有的高达五尺，顶口阔三尺，一般的也有三尺余高。这大瓮有的放在屋内，有的置于院中。或盛粮，或装水，或放杂物，还有的埋在地下，瓮口放上两块木板，做茅坑用。狄公曾好奇地询问过乡民大瓮的重量及容量，乡民告诉他，大瓮重则二三百斤，轻则百八十斤；大瓮盛水十来担，小瓮则盛三四担。瓮有许多好处，既可防鼠，又能防潮，居家过日子离不开它。

狄公此次下江南的身份是江南巡抚使，他首先要去的地方是江南西道的抚州郡，要查访那里的吏治政情，整肃贪鄙，断决积案。

抚州刺史姚欣如是位中年汉子，留着一口美髯。此人为官数年，较为清正廉洁。自治抚州以来，牢记太宗皇帝“身正影直”的遗训，克勤克俭，力戒铺张，对于贪污贿赂更是疾恶如仇。他对属下官员要求极严，一旦发现贪赃枉法者，不论亲疏，一律严惩不贷。

姚欣如认为这是他最值得自豪的政绩。所以，当他向巡抚使陈述抚州吏治时，脸上飞扬着得意的神色。他希望得到狄公的赏识和褒奖，更盼望着狄公能够直达天听，在皇帝面前替他美言。

然而，狄公并没有像姚欣如所期待的那样兴奋，当他听到姚欣如因一瓮铜钱事将崇仁县令刘序友革职入狱以后，甚至表现出疑惑和忧虑。

这件事发生在半个月以前。

这天，姚刺史正在府衙翻检案牍，忽接县令刘序友的来信，内称：乡民穆广、穆奇兄弟掘地时发现一瓮“开元通宝”铜钱，刘县令见数目巨大，怕有闪失，便命人严密看管，并报抚州刺史，请他查验处理。

姚刺史得知消息，马上令人告知刘县令，让他将这瓮铜钱抬到州府，与他一起开验，然后充入府库。姚刺史还对刘县令的认真负责大加表奖了一番，并暗示：一同验收入库，要给刘县令及穆氏兄弟表彰和奖赏。

刘县令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兴高采烈地来到州府的。那瓮铜钱放在一乘牛车上，紧随其坐骑之后。姚刺史亲自到州府门前迎接，十分热情地把他请入正堂。坐定之后，二人又寒暄了几句，便令人将钱瓮抬到堂上，当众开验。

这瓮很大，足有四尺多高，顶口阔约二尺余，铜钱满满一瓮，钱币上沾着点点黄土和锈斑。

姚刺史很高兴，令人将铜钱倒出，查清数量，并让掌管府库的官吏司仓在一旁监督，如实登记入库。

使众人大感意外的是，瓮中只上面有铜钱，下面全是土坯！

姚刺史的脸色“刷”地变了，厉声问：“刘县令，瓮内的铜钱怎么不见了？”

刘县令顿时慌了神，不知所措地嗫嚅着说：“卑职……实在不知，这……这瓮铜钱自抬入县衙，卑职便派专人看管，外人不

曾到近前……”

姚刺史用威严的目光逼视着刘县令，鄙夷地说：“外人不曾到近前，你刘县令却是亲自过目的了，你偷换铜钱，难道还想抵赖吗？”

“请刺史大人明察，卑职实在不知！”刘县令深知姚刺史最恨贪赃枉法之人，所以，一见姚刺史发怒，不觉浑身颤栗，额头汗湿。他正想再作解释，只听姚刺史大声怒斥：“大胆县令，利欲熏心，贪鄙不轨，掩耳盗铃，欺骗本官，先杖责四十，然后押入大狱，听候处理！”

姚刺史话音刚落，早有两个凶悍的衙役大步上前，将刘县令按倒在地，接着便是一顿棍棒。刘县令哪里受得了这样的皮肉之苦，赶忙招供说：是他用土坯偷换了铜钱。姚刺史见他招了，便示意衙役停止用刑，将刘县令押入狱中……

姚欣如在讲述这个案子时表现得很自信，并申明，他与刘县令颇有旧情，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坚持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狄公表面上听得很认真，但内心里却在疑惑。他在想：刘县令若是事先偷换了铜钱，决不会急于向刺史呈报。他在重刑之下招供认罪，是不堪刑杖之苦，不得已而为之。那么，铜钱究竟是被谁偷换？铜钱现在何处？内中必有隐情，狄公决心弄个水落石出。

狄公的这个想法，并没有直接告诉姚刺史，他只是说，对于刘县令要好好看守，等案子有了结果再作处置。

狄公暂时没让姚刺史再次介入此案，而是屏退众人，面对那一瓮土坯沉思起来。

突然，他想起了来抚州路上在乡间农舍看到的大小不等的陶瓮，想起了那陶瓮的各种用途，与此同时，一种微妙的案情推测也在心中萌生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他叫随员将大瓮中的土坯取出，从州

府府库中借支出一些铜钱，装入瓮内。这瓮的容量很大，竟装了“开元通宝”铜钱五万枚之多！

狄公暗想：这“开元通宝”铜钱自高祖武德四年通行以来，其重量一直是：每枚二铢四累，十枚重一两，一千枚重六斤四两。这五万枚铜钱就是三百二十斤！根据他在乡间所见估算，这钱瓮属中等型号，约重七八十斤。这样，加上铜钱的重量就是四百斤左右！钱瓮发现地距县衙约五里之遥，这四百斤重的东西两人岂能抬这么远？若是土坯就可另当别论了。因为土坯没有铜钱重，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如此看来，偷换铜钱，极有可能是穆氏兄弟所为，刘县令是一时疏忽，蒙受了不白之冤。

于是，狄公下令传召穆氏兄弟。上堂以后，样子很憨厚的穆奇有些慌张。他像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跪在地上，不敢抬头。和弟弟穆奇相比，穆广却显得沉稳老练得多，他不慌不忙地回答着狄公的发问，有条不紊地叙说着他们发现钱瓮的经过。并煞有介事地说，据年岁大的人说，钱瓮发现地原是一裴姓豪富的宅第。此人惯于巧取豪夺，积财甚巨，后来罪行败露，财产没官，本人流放岭南，全家作鸟兽散，宅院也被野火所焚。

狄公无心倾听穆广的絮叨，而是冷不防地突然发问：“穆广，这钱瓮可是你首先发现？”

“是……是。”穆广赶忙回答。

“发现钱瓮后，是谁告知县衙，谁留下看守？”

“穆奇去告官，我留下守瓮。”

“刘县令派人前来查看后，是你和穆奇两人将钱瓮抬到县衙的吗？”

“是……是。”

狄公冷笑道：“这就对了。钱瓮发现地距县衙约五里远，往返要半个时辰，这中间你完全有时间将铜钱倒出，换上土坯。一瓮土坯轻于一瓮铜钱，你心里很清楚，所以，你二人将大瓮抬到

县衙，并不显得怎样费力。”

穆广有些慌张，连说：“大人的话小民越听越糊涂。小民没吃虎心豹胆，不敢偷换铜钱，更不敢栽赃陷害县令大人。”

狄公摇头道：“此言差矣。常言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利欲熏心之徒是什么事都敢作的！既然你不愿从实招供，本官也不想强逼你，就由你自己揭穿这个谜底吧！”

说罢，狄公示意衙役将钱瓮抬来，放在大堂中央，对穆氏兄弟说：“这是货真价实的一瓮铜钱，你二人将它抬到五里之外去！”

穆广听罢，直冒冷汗，迟迟不动。

狄公大声命令：“抬！还愣着什么？”

穆氏兄弟无奈，只好抬起了大瓮，但没走多远便支持不住了，最后竟累得瘫倒在地。

狄公又给穆广一柄铁锹，戏谑地说：“现在这瓮里的钱是从府库中借支的，你还是将原来的铜钱挖出来装上吧！”

穆广听罢，顿时六神无主，惊恐不堪，但他仍赖着不肯前去。狄公大怒，喝令左右：“大刑伺候！”

穆广闻听，吓得非同小可，连声说：“大人莫用刑，我去，我去！”

两衙役随穆广来到了钱瓮发现地。在衙役的监视下，穆广乖乖地在那瓮坑丈余远的地方挖出了大量铜钱。

至此，案情真相大白。刘县令被释放出狱，恢复官职，穆氏兄弟分别处以二年和五年监禁。

一向标榜自己处事公正的抚州刺史姚欣如又羞又愧，他不解地问狄公：“大人怎么断定那被盗换的铜钱就在瓮坑附近？”

狄公笑道：“穆广以坏换钱的时间不足半个时辰，这么多的铜钱他还能搬运多远？”

姚刺史折服地点了点头。他由衷地钦佩狄公的断案如神，也

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才智低下，远逊于狄公。

## 二、歪脖树之谜

江南道巡抚使狄公进入宣州的当天，就听宣州刺史卢在川向他述说了一桩奸情杀人案：宣州宁国县开平乡有一乡民名冯四，在外经营小生意，家中唯留少妻老母。冯四的母亲是个瘫子，终年卧病在床，饮食便溺都要儿媳侍候。儿媳名严玉，正当妙龄，很有姿色。虽对婆母还算孝顺，但独守空房，难耐寂寞，不免招蜂引蝶。严氏有一表兄，名郎俊，平日常来严氏家中帮助做些活计，遂对严氏产生暧昧之情，终于勾搭成奸。这日，冯四外出归来，严氏杀鸡买酒，为冯四洗尘，冯四酒足饭饱之后竟长眠未醒，命归黄泉。宁国县令苏士钧将严氏拘捕拷问，严氏招供与奸夫郎俊合谋杀死了冯四，严氏与郎俊遂双双被判死罪，秋后即将问斩。

卢在川谈到此案，颇多感慨，说：“难怪说最毒不过妇人心，此话果真不假。瞧那严氏，生得眉清目秀，样子极温顺，可内心里却狠如蛇蝎，做出此等伤天害理的事来！”

“卢刺史见过严氏？”

“见过一面。”卢在川道：“因严氏百般不肯认罪，苏县令请我前去帮助审理，曾在宁国县衙小住了几日。”

狄公道：“严氏不肯认罪是否缺少证据？”

卢刺史道：“还要什么证据？其夫常年不在家中，婆母卧床不起，那郎俊又是冯家常客，少男少妇整日厮守在一起，还有不出事的？据查，那冯四是中毒而死，很可能是这一双狗男女在酒食中投了毒。”

“可能？”狄公道：“断案可不能全靠推测，要有确凿证据啊！”

卢在川很不以为然，说：“证据都明摆着。那天只有冯四吃了炖鸡，饮了米酒，严氏及其婆母都吃素，她俩人安然无恙，唯独冯四暴亡，还不是严氏在炖鸡或米酒中投了毒？”

“是这样……”狄公捻须沉吟道：“可曾验过那米酒和炖鸡是否有毒？”

卢在川道：“那天冯四外出归来，又饥又渴，鸡吃得精光，酒也半滴未剩，怎个验证？”

狄公见卢刺史如此固执己见，也不再和他争辩，提出要亲赴宁国，审理此案，卢刺史拗不过，只好依他。

狄公到宁国县衙后，未听苏县令复述案情，而是直接提审严氏和郎俊。

这严氏正当青春年华，相貌姣好，虽因受刑而面带憔悴，但未尽失其秀美。那郎俊也堪称一美少年，较严氏稍长。二人上堂以后，低头不语，神情呆滞。

狄公问：“你们何以被判重罪？”

二人同声回答：“通奸杀人。”

“如何杀死冯四？”

二人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不置一词。

狄公语气平和地说：“你们可不必惊慌，从实道来，本官从不罪判无辜，也决不放过真凶。”

狄公话音刚落，严氏忽地扑倒在地，叩头流涕道：“青天大老爷，民女冤枉啊！我与冯四从小青梅竹马，情深意笃，怎么会杀死他？表兄郎俊虽与我有兄妹之谊，但从未越轨。他时常来家帮我做些活计，是看我身单力薄，婆母卧病。他可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啊！民女命薄，死不足惜，可不要错杀了表兄，他家中还有妻儿老小啊……”

说到这里，严氏已泣不成声，郎俊也在一旁垂泪不止。

“若真是这样，你们为何招供？”

郎俊道：“老爷，严刑相逼，我们怎敢不招？”说着，郎俊伸出双手，看着那肿胀的手指说，“这手指几乎被拶指的夹棍夹断，表妹的背也快打烂了。”说到这里，二人又呜呜地痛哭起来。

狄公的心里有些发酸。不知怎的，铁石心肠的他此刻也觉得这一双男女怪可怜的。看样子，他们不像是在说谎，真的蒙受了不白之冤。狄公让人把他们带下，嘱咐狱卒不可虐待，好好看护。尔后，狄公便乔装成算命先生，前往冯家所在的古槐村。

这古槐村是一个只有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街道两旁、宅前房后栽满了槐树。此时正是槐花盛开的时节，花香满村，蜂来蝶往，一派清新幽静的景象。据村中老人说，这个村子早年间就以栽植槐树闻名，村东有一老槐，已逾三百年，古槐村因以得名。狄公有些好奇，便去村东看那棵古槐。那古槐确实是苍劲古朴，根深叶茂。古槐下，几个农人正在歇凉，狄公不禁凑上前去，与他们闲谈起来。

交谈间，狄公将话题引到了严氏的案子上。一老者叹着气说：“严氏冤枉啊！这样的媳妇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平日一心孝敬婆婆，侍候冯四，勤俭理家。若不是摊上这样的好媳妇，她那瘫在床上的婆婆早没命了！”

一中年汉子接上来说：“严氏好是好，可那冯四死得蹊跷。听说严氏给冯四炖了一只鸡，说不定事就出在那只鸡上！”

老者道：“人命关天的事可不能随意猜测，冯四中毒而死不假，可不能断定就是严氏投的毒啊！人家小两口亲亲密密的，从不拌嘴吵架，严氏怎会毒杀其夫？”

狄公只顾听他们争辩，忽觉脖子上有些发凉，像是有水滴下来。他不禁用手去擦，又抬头望望树上。那老者看在眼里，笑道：“不碍事，那是知了尿。不过，树上有时也会爬上蝎子，毒蝎子的唾液可是剧毒的啊，滴在身上长癞，误食口中必死。”

“这么厉害？”



“可不。我村的吉三身上就沾上了毒蝎唾液，身上的癩至今未好呢。不过，你也不要害怕，这古槐上绝无毒蝎，想必因为这是树神，驱毒避邪。如若不然，我们就不会到这树下乘凉了。”

狄公这才松了口气。因公务在身，他不想在此久留，便与众乡民道别，打探着前往冯四家。

这是一个简陋的院落，土墙柴门，茅屋低矮，小院里空空荡荡，唯独院中有一棵歪脖子槐树，树下摆着一个破旧的木桌，桌旁两把矮凳。

狄公方至院中，便听茅屋内传来一声闷声闷气的询问：“谁呀？”

狄公回答说，他是算命的，来讨口水喝。

茅屋内人道：“水在瓮里，还有一些，你自己来舀吧。”

狄公进了屋，见瓮内水已不多，且很浑浊，勉强喝了一口，便进了东间。东间里躺着一老妪，看来已病得不轻。听说狄公是算命先生，便噙着泪说：“你给我算算命吧，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儿子死了，媳妇又入了大狱，剩下我一个瘫老婆子，可怎么活啊！这些天，要不是邻人照顾，我早死了。”

狄公故作不知地问：“你儿子是怎么死的？儿媳何以入狱？”

老妪叹气道：“谁知是惹了哪方神仙，阿四回家来，媳妇疼他，把家里的老母鸡杀了，可阿四吃过鸡就死了。官府说是儿媳与郎俊合谋害的，就把他们抓了去，定成死罪。我看儿媳断然不会干这种事，媳妇的贤德我最清楚。咳，儿子死了也就算了，可不能再把儿媳抓走啊，我离不开她！我要是走得动，非得到公堂上替儿媳鸣冤不可！”

狄公问：“那天在什么地方吃的饭，是否有外人？”

老妪说：“没有外人，就我们娘儿仨。儿媳舍不得吃那鸡，都给阿四吃了。吃饭就在那槐树下，阿四说，在外面吃凉快。”

狄公暗想：这就奇了。既无外人，严氏又不会投毒，那么毒